

黃慶雲評傳

閻純德 陳紅 著



黃慶雲評傳

閻純德 陳紅 著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

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黃慶雲評傳

作 者

閻純德、陳 紅

出版者

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

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C座七樓三室

E-mail : kfman617@netvigator.com

印 刷

博藝坊工作室

九龍旺角廣東道998號高明商業大廈20樓A室

電 話：3486 9569 圖文傳真：3012 2694

2011年3月初版

發 行

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大廈三樓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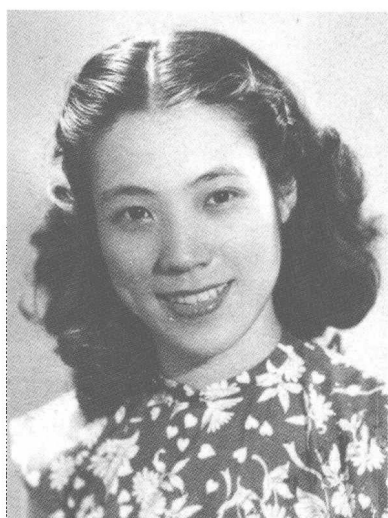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988-18608-9-7



黃慶雲像



周銅鳴先生、黃慶雲女士伉儷



黃慶雲在香港主編《新兒童》時攝



黃慶雲與母親（中）及女兒周蜜蜜（左）合影



黃慶雲與本書作者閻純德先生攝於香港



左至右：葛翠琳、葉君健、黃慶雲、陳伯吹、蕭平



黃慶雲與女作家冰心（中）及葛翠琳（左）合影



黃慶雲與巴金八十年代合影於東京

目 錄

第一編 黃慶雲的生平

005	一 小時候
006	童年的花園
013	童話王國（1）
016	童話王國（2）
019	童話王國（3）
022	二 少女時代
027	三 大學時代
031	黃慶雲和《新兒童》
038	大後方的《新兒童》
047	黃慶雲最初的創作
051	在美國
054	四 在新中國的陽光下
060	家 庭
069	文革風雨與最後的香港

第二編 黃慶雲的兒童文學創作

077	一 黃慶雲的童話
077	20世紀40年代的童話
097	1949年後的童話
116	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童話
142	二 黃慶雲的兒童故事
142	幻想故事
150	寫實故事
160	動物故事
168	三 兒童詩歌
168	兒歌
180	兒童詩
201	四 兒童小說和傳記文學
201	兒童小說
212	兒童傳記文學

227 | 五 其他

227 | 兒童散文

236 | 兒童報告文學

244 | 對兒童文學的研究

247 | 對兒童文學的貢獻

253 | 結語

附 錄

254 | 一、黃慶雲著作年表

259 | 二、兒童文學翻譯

260 | 三、改寫或縮寫

260 | 四、黃慶雲所獲獎項一覽表

261 | 五、黃慶雲研究資料

263 | 後 記

第 1 編

黃慶雲的生平

翡翠般的南方，藍天上飄著白雲。

那雲，為生活編織童話；

那雲，為大地釀造甘霖。

記得三十多年前，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黃慶雲。那時，她還年輕，那雙大眼睛，一隻像太陽，一隻像月亮；她的高雅冰潔，又使人覺得她像一篇長長的童話，或是一部悠長悠長的故事。

那一次，她對我說：

我從寫作的第一天起，就是為了孩子。至今，我還探索著，用我的筆，用我的心。

1998年，相隔二十年餘年，在香港，我們又相見了。她作為中國文壇的前輩，和女兒——兒童作家周蜜蜜——定居在太平山下，憑欄聞市聲喧嘩，望大海聽濤聲依舊。

七十來年的春風秋雨，斗柄轉，萬物移，但只有她在兒童文學的園地裡躬耕不輟的身影，依然那樣執著、明晰、鮮麗。

她曾說，自己「算不上一個兒童文學作家，只是一個探索者」。是的，她探索著，創造著。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她有自己的航線；在生命的運行中，她有自己的軌跡。

一個作家，從哪裡來，到哪裡去，自己認為研究作家的既笨拙，又聰明的辦法，是踏著作家散落在生活裡的足跡和思想，便能找到作家創作的精神脈搏和心理基礎。

在香港，我們分別時，她還是那幾句話：

我從寫作的第一天起，就是為了孩子。現在，我還像以前那樣，用我的心，用我的筆，為了中國的兒童文學事業……

2001年12月19日，我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舉辦的「性別與當代文學」研討會，由於時間急迫，根本沒有一點機會採訪生活在那裡的作家們，我只好分別打電話，黃慶雲說的一句使我至今不忘也最為感動的話是：

我身體尚可，還在寫作……

此後，我又曾數次有緣赴香港開會或是「探親」，其中一次是我們全家出動，還帶著錄音機，造訪這位為孩子們塑造靈魂的天才聖手。在場的周蜜蜜，也是我要採訪的對象。在此後的十年裡，她們母女競舟香江，乘風破浪，向著永遠的前方，「寫作」——為了中國的未來，為了人類的未來……

1

小時候

黃慶雲曾向我講述過一部歷史：一個動盪的時代，一個動盪的家庭，一個動盪的人生。

黃慶雲的故事，都是她見到的，也有聽到的，或是感覺到的。

不管什麼人，每個人都會有個「小時候」。「小時候」有的甜蜜，有的痛苦，有的有甜有苦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「小時候」。

人生就從「小時候」出發，它是人生的始發站，也是人生第一個驛站。

黃慶雲的「小時候」，說不上甜，可也談不上苦。但是，她這個似乎是無憂無愁的「小時候」，雖然遺忘了不少，可是，還能在記憶的儲藏室裡翻揀出很多的故事。

「每個人長大了之後，都會有遺失或是遺忘了一件很寶貴的東西，那就是他的童年。」她說，「我的童年差不多全遺忘了……因為我想我既沒有司馬光擊破水缸救人那樣的英勇，又沒有張衡幼年就有看天象那樣具備研究科學的精神」，所以記憶好像不怎麼親近她，於是她也就疏遠了「小時候」。不過，黃慶雲的「記憶」都化作了童話。她從小就具有的善良、溫柔、聰敏和機

智，都和閃爍的「光芒」相聯繫；而那些「東西」，就是我們的世界，是她美麗的童話。

「嬰兒從媽媽的肚子出來，就從黑暗的地方走進了光明的、多姿多彩的世界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們就以驚奇的眼睛看天空上的星星、雲朵、太陽和長在路上的小草和花兒，以感激的心情期待送來的愛撫和溫暖。我們擁有的世界越來越大，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。我自己不是司馬光和張衡，可是有多少個司馬光和張衡生活在我們中間啊！」

這就是一個作家的情懷，這就是黃慶雲「小時候」眼裡的世界。

「天空裡第一顆出現的星星是最耀眼的；第一次看到的花兒是特別奇豔的；搖籃裡聽來的歌叫你對著下一代的搖籃歌唱，為我們最初開向世界的通道充滿了無限驚奇和神秘……」這就是黃慶雲心裡的「小時候」，也是我們每個人已經經過或正在經歷的「小時候」。

童年的花園

1920年，北京的「五四」愛國運動風風火火剛過去一年，這年5月10日，黃慶雲在動盪的南方廣州澄海一個大家庭出生了。

她的祖父原來是一個窮苦的農民，為了生活，在年輕時跟人到南洋做工，後來發財暴富而歸，在廣州置買家業，成了大戶。她父親是個留學日本的學生，可是他學的是專科學校，回國後他學的東西全都用不上。雖說他當過繪圖員、測量員、教師，也做過小生意，可是都是用所非學，經常失業在家。黃慶雲回憶說：「父親是個好好先生，一切都逆來順受……而母親也有文化，當

過教師、小職員和店員。他們的性格截然不同，——一個慢，一個急；一個柔，一個剛。父親是個樂天派，天塌下來當被子蓋，很少為家裡的生活操心發愁；而母親則是個『事事操心』的理家一把手，整天憂患柴米，一天到晚想著家。」

黃家的主宰是祖父。可是，他英年早逝，不到四十歲就棄世而去；隨之，她親眼看著祖父組織的大家庭便像冰山一樣，逐漸冰消瓦解，連房子也只好變賣，也同巴金的「家」那樣，化作一場殘夢。

我曾問黃慶雲：「家庭向頹勢變化是因祖父病逝之故嗎？」

她的回答是：「當然不是。促使我家變化的是時代：一是帝國主義資本的入侵，華僑實業難以為繼，紛紛被擠垮；二是民族解放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對父親那代人的直接影響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我的一個姑姑因加入中國共產黨慘遭反動政府殺害。因此，我家不但經濟瓦解了，政治上也沒有保證。就在這時候，早年曾經留學日本的父親和母親攜姐姐到了香港，我和祖母留在廣州。」

黃慶雲在「既不算寂寞，也不算幸福」的童年裡，由於參加革命的姑姑的犧牲，朦朧的恐懼和迷惑，曾經佔據過她。

雖然黃慶雲沒有合格的童年，但是，童年卻是一幅純潔明麗的畫，永遠永遠地鑲嵌在她的靈魂之中。

她的父母成天都為生計忙碌，從來沒有對她的童年給與太多的關注。但她天資聰穎，從小就倍受祖母的愛撫，給她講故事，教她識字，在她四歲的時候，就已經能認幾百字了。在愛裡成長的漂亮小女孩，卻不嬌生慣養，她膽子大，做事潑辣，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。在她五歲那一年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她跑到廣東第一家電影製片廠——鑽石電影製片公司，當時人家在教學員練習「視鏡」，許